



大运之河

那年那雪那场梦

王笃坤

一片。我这半生，每当大难临头时，总感觉老天爷在保佑着我。

料堆的阻力，厚厚的棉袄的阻力，把车及时熄灭，没翻。脚能从绞进三根履带的鞋袜里瞬间抽出来，没废。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抽冷子一股劲那真叫猛。我急中生智，迅速脱掉油渍麻花的羊皮袄、小棉袄、毛衣、圆领衫，风雪肆无忌惮地将我赤裸的上身洗劫一遍。

用了镐头和铁锹，就能搞定这车牛粪。大兴安岭的这个时候，牛圈冻得当当硬。我要去河口村拉牛粪，不是热爱劳动，是刚学会开小四轮车，正在瘾头上。

没有一丝风，天空的颜色很奇怪，灰黄混合得很均匀，干冷的空气中弥漫着说不清的味道，像多年的老烟圈倒塌后扬起的尘烟。

收抬妥当，突突突摇启小四轮，打马回家。一上主道心里很是得意，似乎为家里独立办了件大事。

飘雪了，丝丝啦啦不急不慢地飘。那雪花飘落的稳当劲儿，像母狮子舔崽。雪花大得像故乡的棉花朵一般，落在脸上，顿时化作一汪清凉的水。

这风真是邪乎，忽悠悠了几下，突然噉地一声，从天上从对面从四面八方旋转过来，顿时，天地间风雪嘶鸣，银蛇乱舞。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风雪大小，窗户缝隙大小，是布条还是纸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推了几下门，推不开，叫大哥，大哥起来，看看外面说：雪太大，堆了门，冻住了。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再推，两下，三下，终于推开了。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瞪大眼睛，及时踩离合换挡给油。身上什么感觉，更是浑然不知，只有一个念头，把车安全开回家。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推了几下门，推不开，叫大哥，大哥起来，看看外面说：雪太大，堆了门，冻住了。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再推，两下，三下，终于推开了。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瞪大眼睛，及时踩离合换挡给油。身上什么感觉，更是浑然不知，只有一个念头，把车安全开回家。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风雪大小，窗户缝隙大小，是布条还是纸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推了几下门，推不开，叫大哥，大哥起来，看看外面说：雪太大，堆了门，冻住了。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再推，两下，三下，终于推开了。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瞪大眼睛，及时踩离合换挡给油。身上什么感觉，更是浑然不知，只有一个念头，把车安全开回家。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流水、棉车、风琴、呜咽、抽泣、低语……一个人躺在安静的屋子里，记忆、睡眠和梦幻就全部沉浸这声音的世界。

因为惊吓和疲惫，我是第一个睡的，也是第一个醒的，醒来就想出去上厕所。

从门口拿起小斧子，敲了几下，再使劲一推，门动了，开了一个小缝。

用了多长时间开回家的，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心里默念着小心小心小心。

青春年少，青春年少啊。那时的身体、精力、勇气、信心、幼稚、愚昧、无畏与鲁莽，都搅在一起，无与伦比又不可思议。

家里有紫药水、药棉和纱布，大哥做过兽医。他们没有埋怨，也没有表扬，哥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缓过身心的时候，天已黑透了。黏糊糊的疙瘩汤里放了不少姜，白菜炖豆腐，开花馒头，吃得脑门子淌汗，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后屋的小火炕。

气定神闲，只是左脚面子火辣辣地疼。窗外寒风怒号，裹着棉花桃子一般的大雪，咕咚咕咚地往窗户上扑。

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听这种风雪之夜窗户上的声音。

越少，近乎绝迹了。

4

整个红卫村一百二十多户人家，这一整天，净是忙活这场大雪了。所有通往主干道和重要公共场所的去处，全是人工清雪，男女老少都来了，大大小小、宽窄窄窄的雪道、雪墙，堆砌得板板正正。

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料理完这场大雪的爷们儿开始拉锯劈柴，娘们儿开始生火做饭，孩子们打雪仗，或顺坡坐木板滑雪嬉闹，牛羊们哞哞咩咩地叫着嚼门子，山村在暮色中热闹起来。

傍晚的炊烟和夕阳，与早晨的光景截然不同；清晨初醒的寂静，与黄昏的闹嘈对比鲜明。

或许只有我，一瘸一拐走向村庄最南端的防洪大坝。这个黑龙江边的小山村被大水淹过三次，去年筑起了这道大坝。

月亮什么时候出来的？难道今天十五了，就在头顶，银盆一样的大月亮，仰脸看时，忽然想起母亲的面容，她的白发、眼睛、两腮和额头，竟然在月光里越来越清晰。

狗开始叫了起来，回荡在村子的某个角落，孤单又嘹亮。脚面下还隐隐作痛，但必须要回去了，明年夏天要参加中考，大哥说那可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从大坝走到大哥家有二里地，路过谁家门口偶尔有汪汪的狗叫，衬托着我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

内心泛起敦厚温馨朴素的归家情节，这样的情愫源自上苍还是父母，源自故乡还是后来的生活，我现在也没想清楚。

只是，如今城市的雪落得矜持，再也听不到午夜窗缝里的风铃声，却总是想起板夹泥木屋里的那个火炕，想起那场暴风雪里的那个无知无畏的少年，想起雪后天晴时，黑龙江畔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安静地伫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愈发地清晰。

边得黑暗里，圈出一小块温暖的属于自己的领地。忽然忆及古人咏小雪的诗句来，它们不像大雪诗那般气象雄浑，却自有清寂的、耐人寻味的美。

我们这里没有“花雪随风”，但那个渐浓的寒意，又何尝不是“一片飞来一片寒”呢？

我复又坐下，心里是了然后的安宁。炉上壶中的水汽，嘶嘶地应和着寂静。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

夜，那阴鸷的氛围愈发浓了。窗外静得异样，平日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邻家宠犬的吠叫，此刻也听不见了。

万物都在缓慢、潮湿的渗透中沉默着，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什么。书桌上的灯光，是昏黄的，在四周无

边的黑暗里，圈出一小块温暖的属于自己的领地。忽然忆及古人咏小雪的诗句来，它们不像大雪诗那般气象雄浑，却自有清寂的、耐人寻味的美。

我们这里没有“花雪随风”，但那个渐浓的寒意，又何尝不是“一片飞来一片寒”呢？

我复又坐下，心里是了然后的安宁。炉上壶中的水汽，嘶嘶地应和着寂静。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

夜，那阴鸷的氛围愈发浓了。窗外静得异样，平日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邻家宠犬的吠叫，此刻也听不见了。

万物都在缓慢、潮湿的渗透中沉默着，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什么。书桌上的灯光，是昏黄的，在四周无

边的黑暗里，圈出一小块温暖的属于自己的领地。忽然忆及古人咏小雪的诗句来，它们不像大雪诗那般气象雄浑，却自有清寂的、耐人寻味的美。

我们这里没有“花雪随风”，但那个渐浓的寒意，又何尝不是“一片飞来一片寒”呢？

我复又坐下，心里是了然后的安宁。炉上壶中的水汽，嘶嘶地应和着寂静。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

夜，那阴鸷的氛围愈发浓了。窗外静得异样，平日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邻家宠犬的吠叫，此刻也听不见了。

万物都在缓慢、潮湿的渗透中沉默着，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什么。书桌上的灯光，是昏黄的，在四周无

边的黑暗里，圈出一小块温暖的属于自己的领地。忽然忆及古人咏小雪的诗句来，它们不像大雪诗那般气象雄浑，却自有清寂的、耐人寻味的美。

我们这里没有“花雪随风”，但那个渐浓的寒意，又何尝不是“一片飞来一片寒”呢？

我复又坐下，心里是了然后的安宁。炉上壶中的水汽，嘶嘶地应和着寂静。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

夜，那阴鸷的氛围愈发浓了。窗外静得异样，平日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邻家宠犬的吠叫，此刻也听不见了。

万物都在缓慢、潮湿的渗透中沉默着，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什么。书桌上的灯光，是昏黄的，在四周无

边的黑暗里，圈出一小块温暖的属于自己的领地。忽然忆及古人咏小雪的诗句来，它们不像大雪诗那般气象雄浑，却自有清寂的、耐人寻味的美。

我们这里没有“花雪随风”，但那个渐浓的寒意，又何尝不是“一片飞来一片寒”呢？

我复又坐下，心里是了然后的安宁。炉上壶中的水汽，嘶嘶地应和着寂静。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

游目骋怀

父亲的船

丁镇

狂躁的浪涛喘息奔腾 踢碎夜的枷锁 林立的船桅瑟瑟抖动 耕开黎明 血色的天际

海鸥——大海的精灵 俯冲直下，又扶摇而上 翻卷大海动荡的琴弦 遗落一粒粒啼鸣 击穿 一双隐匿的眼

悲悯之眼！俯瞰向 物象，人寰

他采撷下一丛木质的白筋 和一脉暴起的青筋 他抽取了一堆撕咬的骨头 解剖船体的不腐之骨 他还撕取下深陷船舷的 干涸的漩涡 以及一枚木心里的 疤痕

它们所有 捕捞大海和命运 它们所有 燃烧在 父亲如铁的信仰里

月笄

董硕

月光为笄 皆是牵挂

今夜的月亮 是盏不熄的灯

清辉漫过山海 漫过我的心头 飘向海的那边

你独行的身影 在月光里愈发挺拔坚定

图书馆的窗棂 嵌着你专注的脸庞

愿月光织就铠甲 护你冷暖无恙

愿你笔尖藏锋芒 眼底盛着星光

待学有所成归乡 携一身本领满腔热望

以青春为露 浇灌家乡的沃壤

另一端的清辉 铺满你奔波的远方

南国霓虹再亮 比不过故乡的月光

你要攥紧拳头 咬紧牙关 扛起生活的重量

那些坚持的时光 总会酿成甘甜的浆糖

愿今夜所有的牵挂 都随着温润的月光 轻轻地落进 每一座思念的心房……

泉之林

开花的池塘

黄良海

人就是这样，天冷了，就想起夏日的盛事。

中石峰下一溪碧水曲折迂回流进池塘，天光云影共徘徊。

每天散步，总喜欢转弯去看荷塘。若是出差了几天，心里心痒痒的，会翻看手机相册的荷塘照片。

荷塘深处密不透风，汗水泥水湿了衣襟。乡亲们脸上有着太阳的、淤泥的、丰收的印痕。

手臂、双腿、脸颊，被绒刺刺得红肿，又疼又痒。但是乡亲们依然微笑着，平静地说，做什么事不辛苦，没有辛苦何来丰收？

月色如水，乡亲还在荷塘忙碌，街上卖的青莲新鲜可爱。接过乡亲递过来的莲蓬，抠出莲子，剥开青色外皮，莲子似珍珠晶莹剔透。塞进嘴里咀嚼，清香脆嫩甘甜。

小雪

太白湖畔

这天以后

张衍凯

节气到了小雪，轻飏的雪花不见一朵。护城河未曾冰冻，公园的草叶绿盈盈。

依然怀念十几年前乡下的冬天，萧瑟，凛寒，完备一个季节该有的模样。尤其冬的标志物——雪，持续半月地下。

夜色忽感被凉如水，不自觉蜷紧身子，从结了薄层冰凌花的玻璃窗窥，外边的庭院白茫茫。雪花于玉宇垂落，恍惚听得它们随风飘舞的“簌簌”欢歌。

待明日裹了棉衣，推开木门，红日初照，银装素裹，惹得夜间熟睡的玩童雀跃。房顶上，早有村民忙碌，把雪一锹一锹铲下来。冰凌倒悬，于屋檐凝成晶莹剔透。

北方的雪，从来不辜负久等的人们。它在《诗经·采芣》里回乡将士们的肩头霏霏，它在硝烟四起的遥远边塞“千树万树梨花开”。南国的雪，也曾被大观园的公子小姐扫起来，烹煮试茗。

旧岁，雪落得频繁，也信守着时节约定。年三十之前，总要纷纷扬扬飘场大雪。大门口新贴的春联，在雪的映照下红红无比。踏着厚雪，“嘎吱”作响，人们走街串巷，寒暄问候。无论到了谁家，女主人围裙帮着拍打身上的雪，端了瓷杯暖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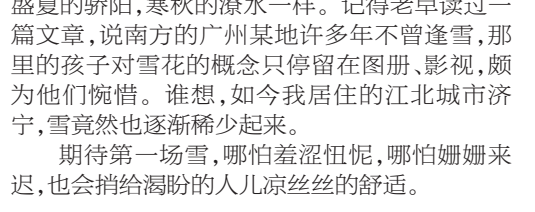
雪落人间有清欢。闲荡的青年牵了细狗，依足迹到田野去撵啃食麦苗的狡兔。山尖、山腰全白了，涂抹得似乎比平日清秀些。一只灰喜鹊孤单伫立在树梢上，像被冻僵了。

雪意渐浓，三五老汉寒室相聚，温一壶老酒，摆一碟花生米，美美地品咂。小孩子更闲不住，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里折树枝画画写字。有的还设机关，将竹筐倾斜，筐下撒把谷粒，远远引条细线，来网那前来觅食的鸟雀，入筐的以灰蓬蓬的麻雀居多。

平淡而艰辛的日子，雪降算是小小的点缀，让人找个话头歇歇脚。人们围炉而坐，吞咽热腾腾的白菜炖豆腐，或打纸牌，点早烟，嗑瓜子，充满人间烟火。

我欣赏冬日的雪，譬如我喜欢阳春的繁花，盛夏的骄阳，寒秋的潦水一样。记得老早读过一篇文章，说南方的广州某地许多年不曾逢雪，那里的孩子对雪花的概念只停留在图册、影视，颇为他们惋惜。谁想，如今我居住的江北城市济宁，雪竟然也逐渐稀少起来。

期待第一场雪，哪怕羞涩胆怯，哪怕姗姗来迟，也会捎给渴盼的人儿凉丝丝的舒适。



这节气也真是有意思，名字唤作“小雪”，听着便叫人心软了一下，仿佛有一片凉幽幽的，带着些微湿意的羽毛，轻轻地，试探地，落在了心尖上。

它不像“立冬”那样，带着不由分说的、宣示主权似的凛然；也不像“大雪”那样，豪气干云，纷纷扰扰着，要将天地都染成个粉妆玉砌的乾坤。

“小雪”是含蓄的，是羞怯的，是介于有与无、降与未降之间的微妙状态。古人将这时节冠以此名，实在是将那份欲语还休的矜持，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时候的天气，确也是这股脾性。北方的冷气团，已然积攒了些许力量，开始一次次地南下；而那盘踞已久的暖湿气流，却还有些恋栈，不肯轻易就退去。两下里这么一交锋，便酿出一种缠绵的、胶着的寒意。

这寒意，不像深冬那般，是干脆的、犀利的，像一把磨得飞快的刀；它是潮湿的、弥散的，无孔不入，仿佛能透过厚厚的衣裳，一直浸润到你的骨子里去。

天空呢，也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灰蒙蒙的，不高，也不透亮，像一块用了许久的，忘了洗的旧棉布，沉沉地罩在头顶。阳光总是吝啬，即便有，也是淡白的、薄薄的一层，毫无热气。照在身上，非但觉不出暖，反将那清寂的影子拉得老长，更添了几分寂寥。

然而，这份寂寥，在有心人眼里，却别有一番风致。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那段“雪夜访戴”的佳话，说的虽不是更大的雪，但那份兴之所至的雅意，却与小雪时节欲雪未雪时，人们心中那点朦胧的期盼，颇有几分神似。

我们此刻，不正是在等那场“夜大雪”么？

小雪时节，山瘦水寒，众木枯折，百虫蛰伏，大地褪去喧嚣，宁静而优雅。

二十四节气中，小雪最具韵味，自有风情，是纯洁、宁静、美丽之冬的起点。相比其他节气，小雪更多了一份素雅和空灵。

元代诗人刘诩在《题寒汀小雪》中写道：“几树萧萧疏雪，一汀澹澹有无烟。江空雁落寒如此，只欠吟诗孟浩然。”树木、雪花、寒雾、大雁，共同构成了一幅简洁而又诗意的雪景图。

北宋画家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选取了小雪时节最典型的景物，远山、湖水、渔船、渔夫，动静结合，勾勒出了大地雪后的静谧与素雅，将冬日渔村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瞬间沉醉在那个久远的小雪世界里。

小雪前，似乎还残留着秋的韵味，而小雪一

东山小雪

哦，小雪

谭安宇

未必有王子猷那般卓犖不羁的豪举，但于这阴翳的午后，泡一壶醇厚的茶，捧一本厚厚的书，心头惦念着一位远方的友人，这情境，想来也是极熨帖的，思绪亦会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这股天气，若是出门走走，也独有韵味。不必去什么名山大川，只消沿自家附近那蜿蜒的河道踱步便好。河水是静默的，颜色比天空还要沉些，偶有机帆船“突突”驶过，那声响旋即被更大的寂静吞没。整个世界，仿佛都浸润在一幅水墨氤氲的、未干的画里。这时候若能有几片小雪，应景地飘落下来，那便是点睛之笔了。

民间的智慧，总是与这节气最相投契的。小雪时节，农事已毕，仓廩已实，人们便有了闲情，也有了理由，好好地犒劳自己一番。吃，成了顶要紧的一桩事。

在我的记忆里，这时候的吃食，便要比平时更精巧些。譬如儿时那一口熬熟的糯米糕。新春的糯米，磨成了粉，和了水，揉成软硬适中的团子，里面或包上甜甜的豆沙，或裹上咸香的肉馅，再垫上一片清香的笋叶，上笼蒸熟了。

待那白蒙蒙的蒸汽“噗”地一声腾起，满屋子便都是粮食特有的、朴素的甜香。揭开锅盖，一个个胖墩墩、白生生、热乎乎的糕团，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实在可爱。

趁热咬上一口，外皮是软糯弹牙的，内馅是滚烫流心的，一下子就舌尖暖到心底，将一身的寒气驱散得干干净净。这滋味，是市井的，是亲切的，带着人间烟火的踏实与满足。

夜里，那阴鸷的氛围愈发浓了。窗外静得异样，平日里偶尔传来的几声邻家宠犬的吠叫，此刻也听不见了。只有时不时的一声滴答，那是凝聚在屋檐上的水珠，终于不堪重负地坠落。

万物都在缓慢、潮湿的渗透中沉默着，屏气凝神地等待着什么。书桌上的灯光，是昏黄的，在四周无